

香外書冊

垂加草全集

文會筆錄

八之一二
九

庫	文	閣	內
函	架	冊	號
一	二	二	二
四	三	八	八
架	冊	三	三
		號	類
			和書

(四十第)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183
冊數	23 (14)
函號	190 318

九



文會筆錄八之一

尚書孔序朱子之論詳矣

薛敬軒曰八索九丘之書在唐虞之前然唐

虞三代之書無引其一言者以是知其書之不

傳也久矣孔安國乃謂孔子黜之恐不然讀書續錄

八胡敬齋曰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既

言大道孔子不當刪去孔氏言懼覽者之不

既言大道豈有不一乎程子言後人稱述當時

失其義理者既失義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

淺草文庫

蔡氏謂簡編脫落不可通曉亦不應盡脫落雖
或脫落存其明白者亦無害竊意三皇之時風
氣初開大中至正之道未盡明或過於渾淪或
過於朴素簡靜非後世所宜者周公之時禮樂
政教方極明備存之無害後世為害必矣孔子
欲為萬世立法故去之程子謂上古雖有文字
制立法度為治有跡自堯舜始斯言得之居業錄二
嘉謂二氏之言各有意義但朱子謂不必深究
其說也

○朱子答劉德脩書曰嘗患今世學者不見古
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為尤甚頃在臨漳刊定經
子粗有補於學者集別又答張元德書言臨漳經
子之事又經子之跋共見文集

○敬軒曰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
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
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
者讀書錄四

○敬軒曰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

揆
漢季蔡度也
又百揆舜官也

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讀書錄三書載堯舜之行
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于用
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讀書錄九唐虞百揆之
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
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
無廢事也讀書錄四勅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
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泰
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為不可及矣風氣且降
不可返矣讀書錄七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

灝灝
胡老切豪灝
夷曠也又水勢遠也

於學者讀書錄四商書數篇光明峻潔真所謂灝灝
者也同上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
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自矣夫同上說命曰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下文即繼之曰學于古訓乃
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學古訓
即所謂求多聞事不師古之事即時惟建事之
事非有二也求多聞猶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
蓄其德耳必謂資之人可乎同上說命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

垂中草

文命書錄八

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遜志時敏
允懷終始典學皆為學之功乃來道積于厥躬
厥德脩罔覺皆為學之效上同洪範篇造化氣數
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上同洪範二五事踐形
盡性之學備于此上同易雖古于書然伏羲時但
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
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
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
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

淺深不同實皆原于書也

讀書續錄十二

言敬莫詳于

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讀書錄六

○北史李業興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
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武問尚書正月上日
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
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月
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
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
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

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與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按日躔昴昏鳥中

卯月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按日躔星昏火中火

辰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按日次心昏虛中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按日在虛昏昴中嘉謂此及夏

商周書曆考吾友保井春海所按也春海者春日麻呂安部清明以來之一人也夫在異邦則五星張子信始看得出張果星宗明之郭守敬授時曆詳之緯度未言之黃玉耳管窺輯要始論之四曜見圖書編春海皆能考之作太倭七曜曆此晦翁未聞之事予得聞之不千古之一快乎又授時曆每百年必當改元其改之也歲實一消長而又一消長以為歲實矣每百年不改元則一萬年差一月焉此亦聞諸春海○授時曆百年各一者一

分也宜每年消長一秒若夫改元則當復消長其周歲之消長此郭守敬所未發而春海明之
大統曆破消長大誤也有曆以來莫精於授時曆丘氏大學衍義補言之春海亦云爾

○嘉嘗有一日三光成四時之句厥後獲周髀算經李淳風註於春海闕之言之甚詳

○文集答鄭景望書曰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云云舜典象刑說極爲詳密亦見文集

○程氏遺書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

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程氏外書曰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

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胤征季秋朔辰弗集于房授時曆議云太
衍曆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距辛巳元至元
十八年

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汎交二十六日五

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按仲康即位之五年

癸巳歲戌月庚戌朔辰時入食限集于房者日

月所會之宿名堯時冬至日在虛或云七度或

云一度七度則會于心一度則會于房故授時

曆曰在女虛之交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按漢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殷六百二

十九歲今以授時曆推之得乙丑冬至寅正二

刻十五日也距今歲辛亥三千四百二十年太

甲元祀庚戌正丑月二寅月三卯月四辰月五

巳月六午月七未月八申月九酉月十戌月十

一亥月十二子月乙丑十五日冬至也漢志謂

朔日者誤也蔡傳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

○遺書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上

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上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

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大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遺書曰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二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張氏經學理窟曰高宗夢傳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為有理但天神不聞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汗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陳氏曰高宗夢說之事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

而效其所為必有以私意用又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得王梁豈足憑

哉小註

○泰誓惟十有二年春戊午國語作字非也牧誓時甲

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厥四

月丁未越三日庚戌戊午泰誓戊午癸亥甲子牧誓甲子

武王元年己卯子月正大辛卯壬辰月二日故

旁死魄癸巳三日戊午二十八日漢書二十九

月己未冬至丑月二日辛酉癸亥月三日甲子

四月閏大庚寅寅月三小庚申卯月四大巳丑
丁未月十九日庚戌二十一日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三月惟丙午

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翼日

乙卯越三日丁巳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洛誥

惟乙卯召誥戊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成王七年壬辰子月正大乙巳

丑月二小乙亥既望十六日庚寅乙未二十

日寅月三大甲辰丙午月三日戊申五日庚戌

七月甲寅十一日乙卯十二日丁巳十四日戊

午十五日甲子二十一日卯月四小甲戌辰月

五大癸卯巳月六小癸酉午月七太壬寅未月

八小壬申閏太辛丑申月九大辛未酉月十小

辛丑戌月十一大庚午亥月十二小庚子戌辰

晦日也

多方惟五月丁亥成王八年癸巳子月正大

巳巳丑月二小巳亥寅月三大戊辰卯月四小

戊戌辰月五大丁卯丁亥月二十一日

○顧命惟四月甲子翼日乙丑王崩丁卯越七日癸酉成王三十七年壬戌子月正大辛巳丑月三小辛亥寅月三大庚辰卯月四小庚戌甲子月十五日乙丑十六日丁卯十八日癸酉二十四日庚子二十庚寅二十一庚辰二十二庚午二十三庚申二十四庚戌二十五庚子二十六庚寅二十七庚辰二十八庚午二十九庚申三十庚戌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康王十二年甲戌子月正大辛丑丑月二小辛未寅月三大庚子卯月四小庚牛辰月五天己亥巳月六小己巳庚午月三日壬申四日庚戌

○遺書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與西伯氏之辭

○遺書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

聚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勝尤不可信
○李存誠更名序曰李君棐忱相見於政和余問其名上字之義則曰先儒之訓以為輔也余謂不然古字多假借棐蓋與匪通用顏監之釋班史有是言矣余嘗以是考之凡書之言棐者皆當為匪其義乃通李君曰然則以匪忱為名愚之所不安也請有以易之余曰去匪而存忱可已李君曰諾乃書以遺之而字之曰存誠云

紹熙元年二月十八日朱熹仲晦父書文集嘉謂語類之說亦然而蔡傳從舊訓其不聞此說乎抑今沈作傳之時改之乎

○書終于秦誓邵子觀物內外篇論之

文會筆錄八之一終

九章 文會筆錄 十一

八十一卦每卦八十一爻止以吉咎祥吝平悔
災休凶九字為占有卦辭而無爻辭亦無變動
之意豈可上擬聖人之經乎西山稱之過矣嘉謂

顧氏不知範數之妙妄言之耳

○周易全書者萬曆年中楊時喬所編尤為雜
駁卑陋獨嘉所取以為末卷者且備考耳亦差
舛多故更為後錄

○北史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二千里於
大海中依山嶋而居云云開皇二十年倭王姓

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鷄彌遣使詣闕上
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
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脚踏坐日出便停理務云
委我弟云云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
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
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
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
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云云嘉按隋書

復出

○梁書諸夷傳曰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云扶桑國在昔未聞也云云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云云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云云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云云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云云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云云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云云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

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云云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纓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本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云云餘冬序錄十六曰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立三年不

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
子也嘉謂二十一史諸夷傳不曾知各國之史
往往頗譎說記之如倭國扶桑或一之或二之
或指我或否矣何孟春此說頗聞我事言之歟
嗣主三年不視國事我先王然也孔子之生當
第二代綏靖天皇三十一年連之名既見舊事
神武紀但大連之名第十四代仲哀御寓置之
少連之名未之聞也第三十代欽明天皇十三
年佛法自百濟來焉當梁承聖元年後乎大明

殆百年也淮南子山海經扶桑若木爲二矣後
來雜史往往一指我言之也然我人或做他言
歌書有夫木集詩集有扶桑有若木紀事之書
有扶桑明月集有扶桑略記非我之號也

○天台謝無林明人也蔡虛齋集有上天台謝
祭酒先生書

○本義啓蒙翼傳外篇曰洞極真經猶近世蔡
氏皇極內篇演洛書之數至於九九八十一也

嘉謂胡氏知
範數淺矣

又曰潛虛者宋太師溫國公司馬

光君實之所作也公雅好太玄自謂玄以準易
虛以擬玄其作書之意可見矣朱文公謂潛虛
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潛虛後截是張
行成績不押韻見得云云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見文上

○洪範全書首卷大戴禮明堂篇之語退溪讀

得之見啓蒙傳疑

○大全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
者之間新安陳氏曰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

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
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
風爲土氣豈不章章明矣

○上卷易之圓圖兩截橫圖爲之範之圓圖一
周行圖耳亦可以見象數奇偶之別

○中卷蘭溪章品廷式明人也蔡虛齋集有祭
蘭溪章先生文正蒙會稿序有蘭江章式之著
正蒙發微之云

○下卷上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論語漆雕開

曰吾斯之未能信程子曰吾斯之未能信只是
 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遺書又曰只是這箇理以
 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
 理已明故也遺書
 ○末卷右以八十一數配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而均攤於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
 中每數當直四日半有奇亦太玄卦氣之意而
 不以餘分別為躋羸此五十九字本在初數行
會爾故著靈草也千年松樹上有兔絲下有茯苓
削之

苓新雨已天晴夜靜無風以篝燭此地自滅以
 新布四丈圍置之明即決取之五尺四尺可得
 過七尺不可得矣叢生滿百者其高一丈六十
 者其高六尺上有青雲覆之下有靈龜守之傳
 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長一丈叢生滿百此
四字本在其著五下之下取
之法不足信故并削之
 ○後錄何北山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
 約而符者見淵源續
 ○史記宋世家曰箕子者紂親戚也云云武王

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
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
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
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
範九等常倫所序云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
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
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
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云云
○前漢地理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師古曰史

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與此不同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師古曰八條不具見相殺以當時
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人為其家奴女
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
之嫁取無所讐師古曰讐匹也是以其民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師古曰辟讀曰僻
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師古曰以竹曰籩以木曰豆若今之槃也槃音其敬
及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
師古曰都邑之人頗用杯器者郡初取吏於邊
效吏及賈人也放音甫徃反

東夷見民無閉域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滯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師古方謂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師古曰倭音一戈及今猶有倭國山嶋為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北史八十二後論曰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

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云云嘉按隋書四十六後復出之

○子欲居九夷章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為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維之戎是也語類

三十

○太平御覽七百八十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

繼公子祿父祿父，紂子也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自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大學衍義補百五十五：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云云。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

郎李成柱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朝鮮史略：檀君下云：東方初無君長。只有九種夷

有神人降于太白山。在今寧邊府檀木下，國人

立為君。唐堯二十五年戊戌國號朝鮮。在東表日出之地，故曰朝鮮。索隱曰：

以有山都平壤，徙白岳，後入阿斯達山。今九為

神是為檀君。名王儉，古紀云：檀君與堯並立，至

權近應制詩曰：傳世不知幾，歷年會過千。蓋傳世歷年非檀君壽也。箕子下云：周

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國人五千入朝鮮武王因封之都平壤是為後朝鮮教民禮義田蠶織作設八條之教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終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飲食以遵豆有仁賢之化

○東國通鑑高句麗亡下金富軾曰玄菟樂浪本朝鮮之地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設禁八條是以其民不相盜無門戶之

閉婦人貞信不淫飲食以遵豆此仁賢之化也而又天性柔順異於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欲浮桴於海以居之有以也權近曰高句麗本檀君朝鮮之地後為箕子所封箕子教民禮義設禁八條其民不相盜婦人貞信不淫飲食以遵豆孔子欲居之豈以其尚有仁賢之化也歟
○退溪集六戊辰六條疏之其四曰我東方僻在海隅箕範失傳歷世茫茫第四十九卷李晦齋行狀亦云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

傳焉亦云非東國

○柳希春國朝儒先錄一金宏弼行狀門人李勣述

曰吾東方自箕子肇有文字歷三國高麗氏至

我朝文學彬彬然於道學茂聞也儒先錄序李後

白曰吾東方自箕子受封肇被仁賢之化世代

荒邈文獻無徵其子世世其下及五

○希春續蒙求曰周武王克商箕子率殷人五

千避入朝鮮武王因封之其子世世其下及五

○童蒙先習總論末略述檀君以來之事

○松嶽猶魯之泰山也見東國通鑑高麗紀高宗安孝王三年嘉

按朝鮮八道圖松嶽在京畿道開城府北八道

京畿道二十忠清道五十全羅道五十慶尚道

六十江原道二十黃海道二十平安道四十咸

鏡道二十河西有江原黃海全羅三道訶謠首

見河西集五

○後漢東夷傳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

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

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

一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并
在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

夷玄夷風夷陽夷

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干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故孔子欲

居九夷也云云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

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

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建武之初

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警北方聲行海

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云云高句驪在遼

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

餘接云云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

八條之教

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

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其人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

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

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

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云云韓有三種一曰

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目支國盡在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云云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

朝鮮使驛

劉歆方自使驛按當作譯說

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

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按今名邪

摩推音之訛也

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

界拘邪韓國七十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鶻鶻或作鷄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

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
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垠身如中國之用粉也
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
飲食以手而用蓬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
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
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
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
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
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下用決吉凶行

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
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
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
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
武賜以印綬嘉按建武中元二年者垂仁天皇
始通漢國史無之好事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
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嘉按永初元
年者景行天皇三十七年也亦國史無之蓋
西南絕島之人假我名諉託耳桓靈間倭國大
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

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
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
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
嚴峻嘉按桓靈間者成務未皇御宇而不自女
玉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
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
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
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
反達矣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

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
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
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
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
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
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
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髻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
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大尾短如麋尾
狀此夷舅姑子婦對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
有銅鐵唯用鹿格爲不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
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
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爲上肴也論曰昔
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

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
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
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
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
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
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
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交條而用信義其得聖
賢作法之原矣

○晉書東夷傳曰韓種有二一曰馬韓二曰辰
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為限馬
韓居山海之間云云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
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
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初有六國後
稍分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
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王
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
馬韓所制也云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

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
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
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大伯之後嘉謂大
論語筆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
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
今倭人好沈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
里當會稽東治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
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
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

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
屋宇父母兄弟卧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
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
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人水澡浴自絜以除不
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
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
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
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
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

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
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
譯入貢

○三國志東夷傳曰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
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都於丸
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
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
足以實口腹云云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
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
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
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
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魁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
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
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
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
慤少嗜欲有廉耻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
句麗同衣服有異云云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

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
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云云倭人在帶方東南
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
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十
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
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云
云皆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
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三萬餘戶

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
有千餘家南至投里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
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
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
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
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
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云云自郡至女王國萬
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
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

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
沒拾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
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自女王國以北
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
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
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
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
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

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
任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
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
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
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
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
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
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
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

重九章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
五千餘里云云

○唐書劉昫東夷傳曰高麗者出自扶餘之別

種也其國都於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
京師東五千一百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
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
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云云食用籩豆簋
簠罇俎壘洗頗有箕子之遺風其所居必依山
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廟及王宮官府乃

用瓦其俗貧窶者多冬月皆作長坑下燃燼火
以取暖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其法有謀反叛者
則集眾持火炬競燒灼之燧爛備體然後斬首
家悉籍沒守城降敵臨陣敗北殺人行劫者斬
盜物者十二倍酬贓殺牛馬者沒身為奴婢大
體用法嚴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遺其俗多
淫祀事靈星神五神可汗神箕子神國城東有
木穴名隧神皆以十月王自祭之俗愛書籍至
於衙門廝養之家各於衙衢造大屋謂之局堂

重九章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子弟未婚之前晝夜於是讀書習射其書有五
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
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云云百
濟國本亦扶餘之別種嘗爲馬韓故地在京師
東亦千貳百里處大海之北小海之南東北至
新羅西渡海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國北渡海至
高麗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云云其用法叛逆
者死籍沒其家殺人者以奴婢三贖罪官人受
財及盜者三倍追贓仍終身禁錮凡諸賦稅及

風土所產多與高麗同云云歲時伏臘同於中
國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
云云新羅國本弁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
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濟北隣高
麗東西千里南北千里云云其風俗刑法衣
服與高麗百濟略同云云倭國者古倭奴國也
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
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與中國通
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爲柵以草爲屋四面小島

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每氏置一太率
檢察諸國皆畏附之云云日本國者倭國之別
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
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併
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
中國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
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山外
卽毛人之國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
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

其項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真
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
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
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
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爲束脩之禮題云白
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僞此題所得錫賚盡市
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
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
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

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吐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唐書

宋祁撰

東夷傳曰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

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羸隨山屈繚爲

郭南涯俱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遼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渌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渌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爲漸云云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

嚴屋號扁堂子弟未婚者曾處誦經習射云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羸濱海
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
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云云新羅弁韓苗裔也
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二千里東距長人東南
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
里所衛兵三千人謂城為侵牟羅邑在內曰喙
評外曰邑勒有喙評六邑勒五十二朝服尚白
好祠山神云云玄宗開元中數入朝云云

嘉謂
新羅

王興光
之時也

初渤海靺鞨掠登州興光擊走之帝進
興光寧海軍大使使攻靺鞨二十五年死帝尤
悼之贈大子太保命邢璣以鴻臚少卿弔祭子
承慶襲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
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
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為副國高
奕皆出其下於是厚遺使者金寶俄冊其妻朴
為妃承慶死詔使者臨弔以其弟憲英嗣王云
云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

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
無城郭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
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
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
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
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瀲子
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治大和州次曰綏靖
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
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

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爲主次應神次仁
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
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
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
達次用明亦曰日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
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稚吉立
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
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褰長腰襦結髮于
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爲衣

左右佩銀蕩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
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
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
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
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
碼碯若五升器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
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
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蟇人偕朝蝦
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髮長四尺許珥箭於首

令人載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
立死子捩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
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
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
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
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卽毛人云長安
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真人粟
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
頂有華藻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

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
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
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
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賀書以
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
歷左輔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子
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
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
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

武女高野姬爲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
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
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
遣使者朝其學士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
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
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淳和次仁明仁明直
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
孝直光啓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
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

絲絮怪珍云嘉謂日本者我倭之別名也倭字
日本字共此云耶麻騰謂之耶馬臺音之訛也
日本又云比濃茂騰有大日靈貴號之訓傳焉
唐人謂倭國自惡名不雅自言國近日所出之
類皆無證之言也且日邊之謂六合之間自各
國指其東方言之則猶之可也日之在天也運
轉不暫停更指何地而言之耶其記皇代雖或
訛誤而不至大謬也

○五代史四夷附錄曰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

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
號略可曉其義云云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
種也云云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譚讓世次立
卒史失其紀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
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云云五代四
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
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
國利害云

○宋史外國傳曰高麗本曰高句驪禹別九州

屬冀州之地同爲箕子之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蓋扶餘之別種以平壤城爲國邑云云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爲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太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

職員今主年代紀各一卷裔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一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主以王

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
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日天村
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云云太宗召見奮然存
撫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
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
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
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
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
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

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
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奮然
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
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
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
任希古等撰也云云嘉謂諸史記我國地皇代
唯宋史爲詳然天御中主尊者天神也天村雲
者地神之臣號曰命不謂之尊也年代紀古來
有之未詳誰作享祿中仙波實海重編之慶長

中洛下圓智重撰之彼等釋氏固不識天神地
神之道然亦皆不次村雲於御中主也奮然之
本大謬矣太宗謂中國唐季之亂豈惟唐季哉
秦漢已下皆然也推上而極言之則包犧氏沒
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湯武革命
若我國寶祚天壤無窮之神勅萬萬歷歷焉則
六合之間載籍之傳譯說之通所未曾見聞也
且中國之名各國自言則我是中而四外夷也
是故我曰豐葦原中國亦非有我之得私也程

子論天地曰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

程言抄略

載實至極之言也

○元史外夷傳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
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
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
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
者號鴨綠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為險後
闕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為一
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

拱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
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熹
凡二十七王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云云日本
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
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
國主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云云
○大明一統志曰外夷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
之國云云日本國古倭奴國云云
○淮南子墜形訓云自東方至東北方有大人

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
○後漢東夷傳曰有君子不死之國
○山海經云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太虎
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
○通鑑前編帝堯七載下說文曰鳳凰出於東
方君子之國
○王維集二送晁舊作朝非監還日本國序曰舜觀
群后有苗不屆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
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

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
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苦垂爲東道
之標戴勝爲西門之侯豈甘心於邛杖舊作陶非非微貢
於苞茅亦由呼韓來朝舍於蒲萄舊作陶非之館卑
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
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
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
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服同乎
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

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
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
廢關弛禁止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住
來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
聃學詩於子夏魯備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
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
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習亦何獨於
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
晝錦還鄉莊烏旣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

於是馳舊作地非首北闕舊作裏非畏足東轅舊作裏非命賜之
 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
 方鼎彝樽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琅邪臺上迴望
 龍門碣石館前夔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
 迴鷁首垂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齊鬱島如萍
 沃白日而斲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
 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
 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
 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

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
 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同集七送秘書晁監還
 一作日本國李太白集有哭晁卿絕句云日本
 歸晁卿辭帝都云云想即晁監也蓋
 稱監者以晁為秘書猶當時稱賀知章為賀監也
 也今公集中又有送晁監還日本國序一首其
 內云鯨魚噴浪鵠首乘雲扶桑若齊鬱島
 如浮等語與詩義頗合或一時贈別所作積水
 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向國唯看日歸帆一作途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
 一作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
 方異域音信若為通嘉謂倭歌古今集云安倍

仲磨三笠山之歌仲磨入唐歸朝唐人贈別時
海邊見月詠之士佐日記亦云爾唐書所謂仲
滿者仲磨也磨或作麻為二字此音與滿音相近仲滿改姓名為朝衡即晁監也
○續日本紀文武天皇慶雲元年秋七月甲申
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歸初至唐
時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
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淨
豈不信乎語畢而去光仁天皇寶龜六年冬十
月壬戌前有大臣正二位勲二等吉備大臣真

備薨右衛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之子也靈龜
二年二月十二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
該涉衆藝我朝臣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朝
衡二人而已

○神皇正統紀曰孝靈天皇四十五年秦始皇
即位始皇好仙方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自
日本求五帝三王遺書始皇悉送之其後三十
五年彼國燒書坑儒則孔子之全經止于日本
此事異朝之書載之

○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正義曰漢書郊地志

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其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

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

主莫不甘心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

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

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亶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一作正此

洲其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與外國圖云亶洲去琅邪萬里三十四

年丞相臣斯昧死言云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

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

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

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

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徐廣曰無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

年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云

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

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表戾秦日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意

夜有星不中星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
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
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
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
徒姦利相告且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
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
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

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

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

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

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秋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

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

壁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
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
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二萬家
正義曰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
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下卦游徙吉也拜爵
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云云方士
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
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
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

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
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
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
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
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
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
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
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
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云云

史記淮南傳曰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糲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

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前漢郊祀志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心於神

垂加草

文會集卷八

五

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廛字故疑福爲別名

○歐陽外集四日本刀歌云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閑雜鍮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

大嶋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掩留壯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徃徃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夫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鏞溢短刀何足云嘉按丹鉛錄引此歌文字韻前四句上書作經曰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又溫公傳家集五曰和錢君倚日本刀歌而載之夷作吾

閑作閭銅下注賈人云真鍮似金真銅似銀卅
童作童卅若作俱玩作用詞作辭先主太典藏
夷貊作嗟予乘桴欲往學蒼作滄激作嘆琅邪
代醉載丹鉛錄之說也
○釋氏六帖後周義楚法師著二十六曰日本國亦名
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
止此國也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
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朶上聳頂有火煙日中上
有諸寶流下夜即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

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

○祖庭事苑

宋僧善卿著

六曰日東即日本國也唐

書日本古倭國也云云元亨元年遣使賀平高
麗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
日所出以爲名秦徐福止此爲蓬萊至今子孫
皆曰秦氏
○元僧子元來日本寄香燒獻熊野靈祠詩云
先生採藥未曾回故國關河幾度埃今日一香
聊遠寄老僧亦爲避秦來貞和集

○倭僧絕海應制賦三山熊野峰前徐福祠滿
山藥草兩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
早歸御製賜和大明太祖熊野峰高血食祠松
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僊藥直到如今更
不歸蕉堅
○鹿苑絕海和尚曩遊中華卓錫于龍河時當
大明洪武九年之春也太祖高皇帝召見英武
樓顧問海邦遺跡熊野古祠勅吟賦詩欣蒙賜
和未幾東還寶藏珍護積有年矣壬午秋余使

日本國一見萬年山中沐以舊遊為懷數相詢
慰一日捧示御製詩軸幸獲欽覽既而徵次嚴
韻執筆未敢辭固弗容謹拜頓首書其末云採
藥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木苗肥老禪曾到中
華國御筆題詩賜遠歸道掛錫龍河古佛祠下
生高潔厭輕肥賦詩召入金鑾殿攜得天香滿
袖歸會稽一一如識和
○東海瓊華集倭僧惟肖著曰世傳秦徐市上書始
皇請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

而得海嶋遂留不還即我朝尾州熱田神祠是也或曰紀州熊野熊野者未之見也熱田者千礎萬楹涌出平沙之上前瞰碧海晴豁萬頃與天無際殆庶乎神仙樓真佳境也夫秦氏之并吞也六國侯王天下智勇屈其策摧其鋒無不被之污穢唯武陵種桃之客商嶺采芝之翁及徐氏求藥之舉超然引去況乎使五百人同脫虎口之厄其偉圖宏略賢於桃客芝翁甚絕則夫精爽為神為仙騁靈千載世所傳者不可誣矣

矣

○義楚善卿皆云徐福子孫至今曰秦氏考之

萬多姓氏錄秦氏之先者始皇後孫融通王云

引月王融通音與引月倭訓近似故通用應神天皇御宇來朝焉姓

氏錄應神天皇十四年秦始皇後孫融通王云

正率百二十七縣百姓歸化獻種種寶物天

皇嘉之賜太和朝津間腋上地居焉男真德王

次普洞王古記云浦東若普洞浦東隣近之音仁德天皇御宇以

百二十七縣秦氏分置諸郡使養蚕織絹貢之

天皇詔曰秦王所獻朕服用柔軟溫暖賜姓曰
 波陀或曰秦氏造帛煖人膚今秦字之訓也膚秦倭訓近故以為氏雄
 略天皇時秦氏見在者十不存一普洞王男秦
 公酒請遣勅使招集得秦氏九十二部一萬八
 千六百七十人遂賜於酒爰率秦氏養蚕織絹
 盛諸闕貢進如岳如山積畜朝庭天皇嘉之特
 降寵命賜號曰禹都万佐是盈積有利益之義
 秦氏一祖子孫或就居住或依行事則為數腹
 天牟二十年在京畿者咸改賜伊美吉姓已上
姓氏

錄所載如此而凡秦氏皆其後也此外有功滿
 王法成王孝德王竺達王等之後諸王亦皆始
 皇之後云

○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二綜嶽人下外國記曰
 周詳泛海落綜嶽上多紵有二十餘家云是徐
 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其人
 ○陳粹仲蓬窓日錄二日本考略云日本國者
 古倭奴國也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
 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
 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

正號也陳氏此說未詳我事者也

○三體詩韋莊咸陽詩云李斯不向倉中悟徐福應無物外遊註仙傳拾遺及廣異記曰徐福字君房始皇遣福童男女三千人入海尋祖洲不返唐開元中有於海中見之者

○萬首唐人絕句七十二熊暎祖龍祠詩云平吞六國更何求童女童男問十洲滄海不回應悵望始知徐福解風流風雅集五王尚志暹國迴使歌有徐福求仙胡爾訖之句宋景濂日東

曲云紅雲起處是蓬瀛十二樓臺白玉京不知

秦世童男女還有兒孫跨鶴行見蘿中集四敬軒望

海歌有三韓之西日本東之句又有三山六鰲

安在哉祖龍已去劉郎來樓船不復返秦使雲

帆更欲尋蓬萊之句見文清全集二十一朝鮮牧隱扶桑

吟亦賦徐生之事見牧隱集

○徐福止處其說不一矣入倭之事國史不見焉富士熊野熱田之靈祠者皆我國神也若徐福來止則其祠或有之然舊記無之絕海惟肖

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
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
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它余聞之悚
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
加詳細云云此語實為意思頗有天真一箇公共
○朱子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某嘗說如
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

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答語類十六若南軒
若東萊皆無疑于敖惰之說見張不服於易詩
之論上筮之論朱易衍義載之書詩呂氏讀詩
記全不用叶韻今傳中所取東萊東萊死後朱
子讀呂氏詩記桑中篇而惜前論之不及竟也
見文集原夫韻語由來尚矣丹書敬義之戒吉
滅為韻從凶為韻論語堯白之言躬中窮終為
韻文集答鞏仲至書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亦
當考而知之

○敬軒曰勅天之歌喜起熙為韻臯陶賡歌明
良康為韻陞情墮為韻先儒謂此乃三百篇之
權輿良是讀書錄七又曰勅天之歌正大小雅
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讀五
子湯誓泰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為不可及矣
風氣日降不可返矣又曰詩一經性情二字括
盡又曰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鴈大雅至于
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又曰讀
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

善惡惡之真情

○瓊山曰書曰詩言志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
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
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鼗鼓
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
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
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
風變雅已備矣大學衍義
補七十四
○答呂子約書曰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

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王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文集

○答劉子澄書曰所論綠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亦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

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俾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退之為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

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文集

○敬齋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居業錄四

○瓊山曰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為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刪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

刪述刪定也

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為詩則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淫泆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為經嗚呼夫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志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只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此詩之

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
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者隨宜而
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已之情或由之以發
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
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
聲和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
惡用訓詁爲哉昔孔子既刪詩以爲經而又時
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
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嘗以

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爲用可以
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
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
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剝
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
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
言觀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
記緇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
傳諸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

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三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爲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

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爲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實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折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爲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早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朱子以敬止為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
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
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
求諸三百五篇則雅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
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適其機或施之
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為
之間無往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
詁之末也

大學衍義
補七十四

○文集答潘恭叔吳伯豐潘子善等書論詩答

潘子善書論書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唐志云十月
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按時曆議云十
月辛卯朔汎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
春海曰按幽王六年乙丑十月辛卯朔日食辰
時入食限此用周正也宋傳謂夏正誤也距今
歲辛亥二千四百四十六年也幽王六年乙丑
子月正大乙丑丑月二小寅月三大卯月四小
辰月五大巳月六小午月七大未月八小申月

九大酉月十小辛卯此月辛卯朔日食辰時戌
月十一大亥月十二小寅月十三大卯月十四小
○遺書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
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
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
乎曰盛世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
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遺書曰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
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柰何但知可治不

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遺書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
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
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
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
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
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大學衍義補百十明復讎之義

○東萊集二十雜說曰周禮一書其財皆有所

主獨養士財用不言想只是司空之官王之

○朱子答程可久書曰有小懇欲求妙墨為寫

大載禮武王踐祚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不

審可否卷子納上得蒙揮染不勝幸甚

文集

○嘗為武銘考註當時得儀禮經傳白本而不

得通解後來得見之則考註為贅矣王應麟踐

昨篇集解見王海遜志齋集有解戒書之序未

見其解太平御覽困學紀聞琅邪代醉等所載

之武銘則不足信也

武銘則不可信也

○遺書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

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

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嘉

按大戴禮保傅篇孔子曰少成若性習慣之為

常國語下句作習貫如自然儀禮經傳通解少

失照反貫與慣同

○理窟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

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

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嘉謂以上輯略載之理以下十一字除之理與

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
通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
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遺書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
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
其言正

○遺書曰脩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
書也其間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嘉按二先生
各有改本朱子答林擇之書言之見別集二本徐

氏全書載之

○黃氏曰抄二十八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
至晦庵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
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
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功夫次第大備之
間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辛酉歲見董丞
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
釐正未盡者矣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
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

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正係釋致
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又曰晦庵嘗云大學章句次序皆明白易曉不
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
明辨之耳又云或問乃注脚亦不必深理會今

愚所抄故全以章句至或問則斟酌其說而間
附之然詳說將以反說約也由或問而反之章
句由章句而反之正文此晦庵本心也晦庵嘗
令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又言大學最是兩
章相接處好看凡今所抄章句雖分一經十傳
而逐句逐節之下各有注釋惟初讀時各於其
下詳之既已熟讀之後合淨寫正文惟於兩章
相接處分之以便玩味凡皆全祖晦庵先生說
也致知一章則參用董丞相之說移置本經元

文以足之，以試觀其合與否。爾嘉按格致傳方
孝孺亦依董說。見遜志齋集蔡氏蒙引載方說而但
為可移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前。林氏存疑
依蒙引也。斯義退溪斷之。大學筆錄錄載之。
○答許順之書曰：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
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
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
冤鬼心府，寓於其中。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文集
○外書曰：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

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北史李業興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問禮原壤
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為友，業興對
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
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
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
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
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
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

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
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外書曰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
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
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通
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
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
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春海謂月令及淮南子時候訓皆與太戴禮

夏小正同月令集說以爲夏正是也又謂堯時
仲冬日在虛殷之時短至日在女周之始猶在
女至春秋之時日南至日在牽牛迨漢冬至日
在斗以是觀之月令之日躔正漢時也疏曰一
月之內在中者即得載之以在中者推之日躔
未多差矣但恐月令以一月之始記之也疏謂
一月之內者未審之也

○遺書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
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乏

○社壇說見文集

○遺書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

○黃氏日抄二十曰明堂布政之堂明取嚮明

之義今日明諸侯之尊卑是特釋位之為義耳然諸侯之班爵素定其尊卑不待此而後明也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聽其政今日踐天子之位周公無此事也周室班爵之制諸侯不過百里今日地方七百里周室無此制也魯惠公始請郊於東周至僖公然後用郊春秋書之以著其非今日成王命魯公祀帝于郊成王亦未嘗有此舉也封爵當以孟子為正魯郊當以呂覽為正蓋皆周末先秦之書也明堂位作於漢儒

漢儒多出於魯魯之僭本始於春秋遂有矯飾之說傳流至漢漢儒因而述之弗考爾

○困學紀聞五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生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此論博

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又曰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皋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說見前

○丹鉛總錄十六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

禮樂漢儒曾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
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
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
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
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
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
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
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

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
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
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
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
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
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
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
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
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車

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
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
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
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
一年書曰四上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
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由
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
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

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
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
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
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
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
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
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
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

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矣魯人用之
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
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
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
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
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
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
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
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嘉謂非周

孔之云何那只非成王伯
會云爾未聞非周孔者也

○雜記集說曰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
至也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
春海云此說也

○遺書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
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
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
也此却是儒者說話
嘉謂仁右道左南軒之說
見張集仁人也道義也與
孟子之說合

○遺書曰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

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語類易部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為然據某看此語自說得好嘉謂朱易衍義詳之又謂溫柔敦厚亦好語也

○正蒙曰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集註云禮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累迹者滯心於象數知足者不驚意

於高遠如是則不賊矣發明云潔靜精微者齋戒以神明其德洗心以退藏于密也不累其迹者默而成之也知足者如進而知足則退存而知足則亡也不賊者不失其正也嘉謂集註發明皆未當

○遺書曰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遺書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

垂加草
文會集卷九

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云云
嘉謂此答語程書抄略載之

○朱子答黃直卿書文集續集答吳伯豐余正甫書

文論禮

○朱子文集六十三八九卷論禮

○大學衍義補七十六論禮詳矣

○偶讀漫記曰禮書此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

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

吾書也其點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言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異時此書別本必將出於信饒之間石橋之野故箱敗籠之門其亦足以為予筆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讀余正父修禮而書

○朱子答蔡季通書文集續集論樂

文會集卷九

文會集卷九

二十一

朱子琴律說聲律辨見文集

九九八十一三分去益至六十四而三分之

則餘一不可得而去益即是聲氣之元知此然

後可與論律呂

○答程少隨書曰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

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使拜呈也別集

與向伯元書曰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否欲

采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同正也四

○孝經刊誤論嚴父莫大於配天曰若必如此

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

而反陷於大不孝矣嘉謂矜當作今將見莊今二十二年

公羊傳

○理窟曰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

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

來白撰出語類百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

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

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

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

作文章說得來多爾故柳子厚論為文有曰參

之國語以博其趣語類百三十七

○答余正甫書曰國語等書熹竊以為唯周禮

為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

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間

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秉筆者脂粉塗

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

之所由也文集

○困學紀聞六曰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

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

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

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

述此語耳嘉按正義之云今史注引索隱云

○大學衍義補七十五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按

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

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又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制則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爲言而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紀者豈其倫哉然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竊意以爲先王盛時諸侯歲朝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

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其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于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賞刑不復施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一

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
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
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栢舟碩
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
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闡於天子有亦
如無雖謂之亡可也又按公羊穀梁左丘明雖
及見孔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所以作經之大意
惟孟子以亞聖大賢之資從學孔子之孫得其
家傳而知其大指所在張載謂惟孟子為能知

之觀其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見其所知
非諸儒所及諸儒千言萬語皆不出乎此也

公穀見孔子左為
左丘明皆非也

又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

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脩
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
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
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加意焉是故天不可
測矣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矣因其生
物而窺其大聖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

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權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即是以求聖人而聖人全體大用於是乎在矣

○外書曰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

○遺書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外書曰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笱庶

長皆秦官秦語

○焦氏筆乘六偽書下曰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

○大事記周顯王四十二年秦初臘解題引宮之奇語謂臘非始於秦

○遺書曰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

孔子何足怪况生麟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遺書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遺書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此

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外書曰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

可信

○遺書曰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
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
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
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
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
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
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外書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日已令

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
生復請之伊川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
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祁寬所記
尹和靜語

○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
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隣於聖人故能得聖
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
法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
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為
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

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居業錄一作春秋傳者不少

惟程子傳發明得到胡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

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

當不表程子而以為已說也居業錄四

○春秋經世莊周言之而伊川所云之大法豈

莊周之所識哉

○答韓無咎書曰和靖兩書昔常見之其謹於

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

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為無此說以傳為

案經為斷為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

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己所聞者槩之之失也

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

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

此說復何謂乎况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為明

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

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

真偽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為案

經為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

此兩條則凡和靜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靜亦未聞耳文集

○答柯國材書曰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

明之太旨也文集

○答蔡季通書曰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他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于我何事耶續集

○東萊春秋講義

乾道庚寅嚴州

元年命日以元虞典

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始欲深求經旨而反淺

乏也彼竊意因舊稱則不待聖人之筆創新例
然後見聖人之功於是謂一為元之論出焉抑
不知天地之間名數聲形無非至理聖人亦何
所加損哉特舉以示之而已首年之稱元未有
知其所始者自夫子筆之春秋舉以示人而百
聖之所宗萬事之所統咸見於一字之間奚必
名出夫子而後謂之精義哉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邦舊則周之名亦舊命新則周之名亦
新周則一而新舊二焉學者盍以是觀之

東萊集三

三 春王正月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
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
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
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
何歟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
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
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之時人
欲肆天理滅泯泯焚焚脊亂昏惑夫子不得已
而標王之十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

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同上

○黃氏日抄七曰春秋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夾際謂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止齋傳良亦同其說謂古諸侯

止稱世愚意諸侯所謂奉天子正朔者謂以子丑寅爲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侯皆以天子之元年爲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有王者興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位則亦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爲年其曰古諸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歟或謂書元爲春秋大法者亦未必然自唐虞三代皆以始即位爲元年矣又曰春王正月自

杜氏注左氏傳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語先儒
遂多指春秋之春爲冬建子之月至文定公胡
康侯講春秋始謂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
有二月知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
冬十月知時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
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
則曰春王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萬世以周
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然文定以春爲
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

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庵先生以
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
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也此事晦庵考之詳矣
尚未嘗質言之豈後學敢知近世惟岷隱戴氏
溪在東宮講春秋常以夏正爲說於時事亦未
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
恐無可改遷之理今所抄集姑依戴氏在來者
擇焉三十三曰謂周正月非春也建子言春者
假天時以立義耳愚按此亦舊說必程先生不

欲輕改然有可疑者蓋若謂冬爲春則人事與
天時皆不合或者建寅爲正正月爲春古今所
不可易所謂改正朔云者不過各於其所稱歲
首月朝聘祭饗以示更新如商之建丑十二月
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未嘗改十二月爲正
月漢初建亥十月也漢史亦書冬十月未嘗改
十月爲正月以此而推春秋之春正月恐即自
古及今之春正月安得以十一月爲正月而又
就以十一月爲春耶且詩作於周如四月維夏

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非夏正月令
一書作於周末十二月之間中星候蟲亦無一
不用夏正惟孟子稱七八月之間旱世指爲夏
正之五六月然禾稼早晚所至不同今江浙間
十月穫稻而七八月間苦旱者甚多如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殆亦冬寒而濟涉耳惟
小戴禮之雜記有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
帝若可疑者然此書出於漢儒恐因周以建子
爲歲首遂追稱正月未可知漢改正朔兒寬等

議曰帝王必改正朔至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此其證矣姑舍是而春秋言之春秋書秋八月大閱時也今因以八月為六月遂曰盛夏大閱妨農害人書冬十月雨雪亦時也今因以十月為八月遂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此類安知非經文本用夏正不過據實而書即至若當時書法亦豈後世之所能盡知先生亦因自昔凡例之說而載之耳三十四日晦庵與張南軒書論春秋正朔謂加春於建子之月愚謂此

說尚當考訂古今三統各以其時受朝貢可也四時有定春實在寅而移加於建子之月於義何居且豈所謂行夏之時者耶又曰與吳晦叔書辨周正答林擇之說三代正朔尤詳然皆疑

辭嘉謨朱說抄略載之

敬齋曰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聖人書法是如此或孔子所書或舊史所書皆可王字必聖人所加元年者魯君之首年不稱首年初年一年始年而稱元年者元有大始之義古有元祀

元日則古人已是如此稱只是一箇理當理處
便是聖人書法春王正月程傳備焉居業錄云
○孔疏曰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
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
說未知所從正是時主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
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
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
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
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

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
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
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
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
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
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
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
爲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
也爲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王每月書王敬

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祀宋二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祀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祀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王也

○春秋大全李氏吳氏等謂時月皆改章俊卿

群書考索姜寶春秋事義全考魏時應春秋質疑蔡虛齋集揚升庵集等亦皆云爾

○春海考春秋之日食皆合于周正改月矣然則其正二三月是子丑寅之月而繫之以春疏云月改則春移是也更以他經證之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漢陳寵謂殷亦改時於是乎驗焉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渡孟津孔氏班氏皆以為建子之月春海曰蔡傳誤也章俊卿考索曰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終周正未立故只言一月先儒亦以此為時月皆改之證矣

○凌稚隆左傳測義載趙汭引陳寵而可謂三
正皆春不然何必曰行夏之時之說王陽明唐
荊川亦皆謂何必曰行夏之時也莊注經史質
疑曰陽明之言可信矣

○王錫爵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謂商不改

月武王改月見經世宏辭魏時應質疑亦云蓋伊訓之時正當

十二月故書如此元祀何必正月也

○周洪謨章潢張祀陳深徐燭等皆謂時月共

不改周說見泳化編章說見圖書編張說見麟經統一編陳說見十三經解詁徐說見筆

精章氏謂五經皆不改時月明堂位季夏六月
可信雜記孟獻子之言不足信孟子十一月十
二月夏月也周氏徐氏不信三正之說嘉謂三
正以子丑寅之月為天地人之統王者重之蓋
如後世祝節序也而為歲首則三代迭用之耳



文會筆錄九終

正皆然不然則必曰行夏之時也
初川亦皆謂之必曰行夏之時也
疑曰陽朔之言可信矣

○王莽時對商書元祀十有二

○王莽時對商書元祀十有二

○王莽時對商書元祀十有二

○王莽時對商書元祀十有二

○王莽時對商書元祀十有二



